

中华传统文化探源



缥缈 鬼神

李桂奎◎著



SP4
北方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缥缈 鬼神

李桂奎◎著

PIAOWIAOGUISHEN

中华传统文化探源

SP
南方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缥缈鬼神 / 李桂奎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548-1333-1

I. ①缥… II. ①李… III. ①鬼—宗教文化—文化
研究—中国②神—宗教文化—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21827号

责任编辑: 李智纪元
责任技编: 杨启承
装帧设计: 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890毫米×1240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60 000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1333-1

定价: 1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唐代诗人白居易《花非花》诗曰：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借用这首诗来说中国古老的“鬼神”现象，真可谓形象而贴切。民间传说中，鬼神属阴性，只能夜间出没，岂非“夜半来，天明去”乎？而“几多时”、“无觅处”则更是对鬼神存在时空的最好概括。鬼神，一种扑朔迷离的“雾非雾”似的幻象，一直虚无缥缈地晃动在人们眼前，并经常被编成妙趣横生的故事，代代传说；鬼神文化，一道饱经沧桑的“花非花”式的奇观，始终若隐若现地牵引着人们的视线，历久弥新，即使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也不能不驻足观看。

人类生活的宇宙空间无限苍茫，其中的许多自然现象神秘莫测。对此，现代人尽可运用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去作某种合理解释。然而，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蒙昧时期，原始人因四肢尚没有明确分工、大脑尚未得到开化，故而对眼前神奇的宇宙自然是十分迷惑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茫然感知，来理解他们耳闻目睹的大自然万象。这种对大自然万象的蒙昧感，以及对大千世界万物侵害的恐惧，成为“鬼神”之说的认知基础。从字源

来看，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卷一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示，申声。”就字形而言，“申”本为象形字，像电光回曲之状，隐含着对自然神祇崇拜的意义；“示”本义则是祖先神崇拜的象征物。概括地说，在原始人那里，“神”是超越于万物的虚拟存在，其法力无边，既能操纵天，又可控制地，还主宰着世间万物的生老病死。在原始宗教与后起宗教等思维方式的多重作用下，各路鬼神与日俱增，不断壮大。

谈及鬼神，人们首先不能不直面这样一种困惑：世间到底有没有鬼神？鬼神是否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对此，现代人似乎已经给出了基本明了的答案，即鬼神本身缘自人们的疑神疑鬼，来无踪，去无影。民间传说中所谓的“鬼神显灵”，或降福，或造灾，其踪影也不过仅仅出现于人们的错觉或幻觉中。然而，历史进程中的答案却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围绕“神存”和“神灭”、“有神”与“无神”等问题，人们曾经进行了几番拉锯式的争论。先秦时期，关于鬼神有无以及如何对待鬼神等问题的讨论已拉开了序幕。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载，郑国大有作为的政治家子产曾一方面宣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反对人们迷信鬼神星象；另一方面却又承认贵族横死能为厉鬼，必须将其子孙立为大夫加以安抚。从《墨子》中的《天志上》、《明鬼下》等篇目，我们得知，提出“兼爱”等著名思想的墨子曾倡言世上有鬼神，并教人“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强调人人都要敬事鬼神；还特别指出：“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若莫闻莫见，则鬼神可谓有乎？”并且举出许多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确有鬼神的存在。相对而言，面对社会上风行的鬼神传说，至圣先师孔子显得较为审慎。他也曾经跟他的学生一道，多次探寻这座蹊蹊跷跷的迷宫。据《论语》记载，孔子本人一方面表示

不愿谈神论鬼，即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并进而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弟子们一次次纠缠般地咨询鬼神问题，他老人家也不得不明确表个态，说出了值得后人反复玩味的两句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其言下之意是，能侍奉人，方能侍奉鬼神；要想知道如何侍奉鬼神，必须先知道如何侍奉人。知道了人的生存之道，才有可能明了死亡之道。如此这般，孔子便巧妙地将话题从宗教意义上的鬼神引向人文意义上的鬼神，从虚妄之论引向探讨现实人生，丰富和深化了鬼神的内涵与功能。另据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面对春秋时期天下人“齐明盛服”的祭祀活动，孔子又不由得感叹“鬼神”是一种充满德性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又非同寻常，它视而不见，听而弗闻，不可捉摸。到了西汉，大儒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一书中，继承先秦神化君主权利这一传统思想，迎合正统专制统治的需求，将“鬼神”观念纳入到儒学理论体系，称国君是天子，天下是天命授予君王的。同时，天子要按照天神的意志，爱护百姓，否则即以灾异谴告。如果天子一意孤行，不改正错误，天神就会夺去其王位，乃至改朝换代。这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君权神授”思想。东汉时期，面对鬼神思想风行，王充《论衡》指出，日食、月食都有一定规律，打雷下雨都是正常天象，并非鬼神降灾，重创了风行一时的谶纬神学，其中《论死篇》指出：“鬼神，荒忽不见之名也。”认为鬼神是没影的事。南朝时，梁武帝等帝王大肆宣扬佛教，佛教“神不灭”之说愈演愈烈。对此，范缜《神灭论》大唱反调，认为人的精神和肉体互相依存，肉体死去，精神也随之消逝。为此，皇帝亲自出马，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发动当朝权贵、佛教高僧六十六人，先后写了七十五篇文章，围攻《神灭论》，竟没能

撼动一个范缜。后来，围绕鬼神的本质和鬼神是否存在等问题，人们继续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探讨。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性理拾遗》如此质疑道：“今之言鬼神，以其无形，则如天地，言其动作，则不异乎人，岂谓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下之能乎！”并进而认为，“鬼神”其实不是民俗生活中威灵显赫的鬼怪天神，而是天地间万物随时变化、屈伸、往来、进退的两种力量。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跟他的弟子互动式问答过程中，费了很多口舌和笔墨谈鬼论神。他们谈话的要点被黎靖德汇集到《朱子语类》卷三《鬼神篇》中，真可谓洋洋万言，几乎涉及鬼神问题的方方面面。要而言之，朱子首先正面承认鬼神的存在，认为鬼神不是通常之理，而是气之灵，并将鬼神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风雨露雷，日月昼夜”等公平正直之鬼神；二是“有啸于梁，触于胸”的邪暗鬼神；三是“祷之而应，祈之而获”的良善鬼神。同时，朱子认为，既然鬼神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人们便无须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心力。只要把现实世界的事物处理妥当，将人间世界的道理搞清楚了，无形世界的鬼神也就不在话下了。当然，除了以上提到的历代以儒学为主的大师，道学、佛学以及其他诸子百家学派的大师们都曾一度争先恐后地探讨虚妄问题，通过乐道鬼神，纷纷陈说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如此一路下来，“鬼神”话题历久弥新，成为一道积淀丰厚的文化景观。

鬼神观念与鬼神故事一旦产生，便借助历代文化典籍以及各种文学文本的承载，并经过民间的口耳相传，穿越千秋万代的历史时空，逐渐堆积成丰厚的神秘文化，进而渗透到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知道，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人们相信命运，相信鬼神，相信因果报应，认为冥冥之中会有神灵在操纵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自然不足为怪。自

古以来，无论处在庙堂之高的上层帝王将相，还是身居江湖之远的下层黎民百姓，都无法回避“鬼神”话题，这一热门话题仿佛一座“迷宫”，吸引着世代搜奇猎异的寻梦者，悸动着茫然失措的迷路者。尽管鬼神本身子虚乌有，但鬼神文化却早已化无形为有形，烙印于古代社会生活之中。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鬼神文化照样是一盏不灭的长明灯，闪烁于人们的口头和心头，并不断地形之于各式各样的求神祈福等祭祀活动，以及送神驱鬼等民俗表演活动。

中国鬼神文化非常隆盛，突出表现为人们创造鬼神的思路和渠道复杂多样：有源自原始神话的，有后起宗教追加的；有外来引进的，有本土生发的；有虚幻玄想的，有刻意制造的；有捕风捉影的，有煞有介事的；有统治者虚拟的，有民间谣传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同时，各路鬼神又大都并非出自某些人的向壁虚构、胡编乱造，而是基于某种依据和讲究，带有很强的实感性。通过人格化的手段，自然界之可遥望的日、月、风、云、雷、电、山、川……植物界之可近睹的千花、百草以及难以数计的各种树木，动物界之可以接触的狮、虎、狗、蛇、象、猴、牛、马……都可被想象成“神”；通过传奇化的手段，有史书可鉴的神农、孔子、老子、关公、孔明、华佗、韩文公、岳飞、郑成功等历代名人，都可被推尊为“神”；通过伦理化的玄想，人们虚构出了历代“搜神”、“志异”书中的齐天大圣、牛魔王、猪八戒、海龙王、红孩儿、二郎神、托塔天王、白蛇、八仙、哪吒等神仙……让他们分别在不同神坛上享受祭祀的香火和供品。总之，除了远古的原始宗教，无论是国产的道教，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佛教，都助长了中国各路神灵的批量创造。尽管道教和佛教二家造神存在着相互争地盘、抢信徒的现象，但同时它们之间又有互相渗透、彼此联合的一面，并连同民

间为祈愿所创之神，共同壮大了鬼神队伍。

前人说过：“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由来是一家。”三教造神、封神，以及民间对神的崇拜，既有竞争，又存在交叉现象。这从鬼神文化的术语上就能看得出来。严格地说，“鬼”“神”以及“仙”等术语是有区别的：“神”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鬼”是人死后不灭的灵魂，“仙”则大多指古代方士或道教认为的那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人。人死后也可以成“神”，但需有特定的智慧或人格作为前提支撑；“仙”基本上由凡人修炼而成，动植物在一定情况下也可成仙，如“狐仙”“花仙”之类。“神”在民间的口碑较好，如“神机妙算”是智慧高的标志；而“鬼”在民间的形象较差，如“鬼迷心窍”则意味着糊涂；而“仙”则往往是凡人追慕的人生境界，如“仙露明珠”“仙风道骨”，都令人心驰神往。这无不表明“鬼”“神”“仙”之间的区别。然而，笼统说来，“神”“鬼”以及“仙”等术语又可混用。两汉以后，“神”“仙”已不存在明显的区分，二者经常并用；而“鬼”与“神”二者更是纠缠不清。有的说，善鬼是神，恶鬼是鬼；有的说，神是高级的鬼，鬼是低级的神；有的说，天神叫“神”，人神叫“鬼”，二者可以彼此定义，互相解释。“鬼”与“仙”也有千头万绪的纠葛，那些逍遥自在、不入“鬼录”的“特殊之鬼”则被称为“鬼仙”。由于“神”“鬼”“仙”都以“人”为镜像，且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为此，我们在对鬼神文化的整体探讨中，既可总体上采取“神”“鬼”“仙”统称为“鬼神”的观念，又可根据需要在具体表述中作适当区分。

就社会功能而言，鬼神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些人因为盲目崇拜鬼神，行为荒唐，做了些许令人啼笑皆非的傻事；另一方面，鬼神文化的存在，又为这个大千世界增添了无限

精彩。鬼神文化所折射出的情感世界无限丰富，它不但使人间多了几分伦理关怀，而且在培养心性、医治心病等方面也具有神乎其神的功效。于是，年年岁岁，鬼神奇闻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经久不衰；岁岁年年，鬼神文化作为豆棚瓜架下的笑料，长此以往。另外，鬼神还作为夜晚消闲的戏剧素材，丰富着中国老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至今仍然令人魂牵梦绕。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道绚丽景观，鬼神文化早已浸润于历史的河流中，缥缈而朦胧，绚丽而多彩，挥之不去，招之即来。可以说，鬼神文化凝结着从远古洪荒到现代文明千秋万代的人们探索自然与自身奥秘的智慧，它既是传统神秘文化的主体，又是民间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还是宗教文化以及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对鬼神文化现象进行一番别有风味的寻踪觅影，仍然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一种期待。

中国的鬼神队伍的确很庞大，除了原始宗教推出的天地万物诸神，后起宗教造神以及民间世俗造神，再加它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原本就有完整谱系，故而显得繁多而杂乱。从晋代始，人们曾多次对中国全部鬼神或各派鬼神进行过归谱别类。南朝梁道士陶弘景作《真灵位业图》，根据世俗“朝班之品序”和“高卑”原则，用七个“中位”阶次组织排列起来，将道教五百多名天神、地祇、仙真、人鬼杂乱无章的诸多神灵整理出一个较有次序的谱系来。明代题“江夏明阳宣史徐道”撰修的《历代神仙通鉴》，又名《三教同原录》，分首集“仙真衍派”（卷一至卷八）、二集“佛祖传灯”（卷九至卷十六）、三集“圣贤贯脉”（卷十七至卷二十二），记录从上古到明代的神仙历史。明代尚有无名氏《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搜集儒、释、道三教圣贤、世奉众神画像计一百二十余幅，在每一幅神像后，记录了各神姓名、字号、爵里、封赠谥号、神灵事迹等，所收录众神多取

于小说杂记，反映了宋元以来民间流传的神道情况。清代姚东升辑录的《释神》将庞大的鬼神队伍一分而为十类：一天地，二山川，三时祀，四方祀，五土祀，六吉神，七释家，八道家，九仙教，十杂神。这一系列的分类整理，大体上按照儒释道“三教”的“谱系”进行编录，有利于后人了解中国鬼神的概况。尽管如此，面对纷繁杂乱的鬼神现象，人们要在短时期内做到全面了解依然是不现实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做出一份供人们领略的某些常见鬼神的“简历”。其比较可行的操作方案有二：一是根据鬼神的来路梳理，二是通过提炼的鬼神文化主题来贯穿。

目前，市面上有关鬼神文化介绍的图书虽已有多种，但大都采取“开中药铺式”的写作方式，按照“民间俗神”“佛教诸神”“道教诸神”“自然神”“行业神”等分类数落。本书力避乏味的知识罗列，采取剥茧抽丝、组合嫁接等方式，将鬼神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整合梳理，既突显鬼神文化的功能和意蕴，又在行文中穿插动听的鬼神故事，力求使知识性、学术性、趣味性三位一体，以飨广大读者。

目 录

绪言/1

一 “万物有灵”观与鬼神崇拜的普泛 / 1

- (一) 天体天象的神化与“天神”崇拜 / 2
- (二) 大地山川的神化与“地祇”崇拜 / 6
- (三) 中国原始神话与造人传说 / 10
- (四) 动植物的神化与“物魅”崇拜 / 14
- (五) 灵魂观念与“人鬼”崇拜 / 17

二 “佛”“道”争锋与中国宗教神谱 / 21

- (一) 如来佛祖以及“三世佛” / 21
- (二) “三清”与道德天尊 / 24
- (三) 佛教务实的“四大菩萨” / 26
- (四) 道教势重的“四御” / 29
- (五) 佛教罗汉系列 / 32
- (六) 道教星君系列 / 33

三 宗教神的世俗化与民众接纳 / 38

- (一) 大慈大悲观世音 / 38

- (二) 大腹笑面弥勒佛/42
- (三) 勤民的“四大天王”/44
- (四) 民间对阎王爷的想象/47
- (五) 百姓喜闻乐道的“八仙”/50

四 “人”化为“神”与文武“二圣” / 57

- (一) “人”化为“神”的资格/58
- (二) 孔子：从“布衣”到“文圣”/64
- (三) 关公：从“武夫”到“武圣”/71

五 “四民”等行业的诸神供奉 / 77

- (一) 士子与文昌神供奉/78
- (二) 农户与耕织神供奉/82
- (三) 工匠与鲁班神供奉/87
- (四) 商人与海神供奉/89
- (五) 其他行业神供奉/92

六 民间俗神信仰与趋吉避凶 / 94

- (一) 福禄寿“三星”/94
- (二) 喜神与婚育神/99
- (三) “财神”诸说与“正财神”赵公明/103

七 畏恶侵扰与以神治鬼 / 109

- (一) 家家户户的保护神——门神/110
- (二) 捉鬼治邪神——钟馗/113
- (三) 城市保护神——城隍/118
- (四) 乡村保护神——土地/121

(五) 作孽造灾神——瘟神/ 124

八 官民鬼神祭礼与神道设教 / 127

- (一) 祭天盛典与祈求国泰民安/ 128
- (二) 祭地盛典、五岳封禅/ 132
- (三) 祭祖宗礼仪与孝道传承/ 135
- (四) 祭祀圣贤礼仪与民族精神弘扬/ 140

九 鬼神文化与民间节日风俗 / 142

- (一) 迎神赛会的社火/ 142
- (二) 各种名堂的佛道庙会/ 146
- (三) 歌舞娱神与端午赛龙舟/ 150
- (四) 拜月与乞巧/ 153
- (五) “小年”祭灶/ 155

十 鬼神文化中的虚幻时空 / 159

- (一) 宇宙开辟与“三界”空间观念/ 160
- (二) 令人憧憬的天堂/ 162
- (三) 令人羡慕的仙境/ 168
- (四) 阴森可怖的地狱/ 173

结语 / 178

主要参考文献 / 188

后记 / 190

一 “万物有灵”观与鬼神崇拜的普泛

人类在血脉相承地创造自身历史的同时，还代代相传地谱写了一部“鬼神”的历史。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人创造了鬼神，而非鬼神创造了人。关于人类造神的认识论基础，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1871年面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有名的“万物有灵”学说，此后又得到英国弗雷泽等许多人类学家的补充和发挥。该学说认为，在原始人眼里，自然界中的万般物象，大至高山巨川，小至一草一木，乃至各种作用于人类生活的风雨雷电、雪雹冰霜等天象，都仿佛是有灵魂的。在原始“万物有灵”观及其后世惯性思维下，人们创造了大量鬼神，从自然神到创世神、造人神，再到动植物的各种灵鬼以及人鬼，形成处处都是神、遍地皆是鬼的局面。各路神灵先后在中华文化的摇篮里孕育生长，并纷纷被后人纳入祭拜范畴，达到了普泛化的程度。根据“万物有灵”学说，我们可以断言，鬼神历史的第一页应当是基于原始宗教的“自然神”，继而才是后起宗教推动的“社会神”，二者不断融合渗透。在此，我们先按照“天神”“地祇”“人鬼”“物魅”等类别，把形形色色的鬼神作一大略介绍。

（一）天体天象的神化与“天神”崇拜

在古老的先民看来，日月圆缺，斗转星移，寒暖交替，四季变化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都似乎有某种“神”在主宰着。于是，最早的天神崇拜便产生了。

时至今日，关于日月星辰的神话传说，虽然已显得零星而模糊，但我们依然可以根据现有文献典籍勾勒出其大体轮廓。《山海经》多次写到天神“帝俊”，也许是因为这位至高至尊的天神长得非常英俊帅气，故名为“俊”。根据其中《大荒南经》《大荒西经》的说法，帝俊至少有两个妻子，一个是羲和，另一个是常羲。羲和是“日神”，她生了十个儿子，都是太阳（金乌），住在东方大海的扶桑树上，轮流到天上值日；常羲是“月神”，生了十二个月亮。后来，因语音之变，常羲分化为娥皇、常羲二女神。在其他文献中，我们梳理“日月神”传说，还捕获到如下基本信息：娥皇



贺兰山岩画“太阳神”图案

又演化为舜妻（《尸子》《列女传》）；常羲由生月亮的女神演变为羿妻嫦娥，最后仍飞回月宫，独居广寒宫（《淮南子·览冥训》）。随着母系社会过渡为父系社会，羲和由生太阳的女神演化为太阳本身，又成为太阳的驾车者，即日御（屈原《离骚》《天问》等）。在神话传说历史化的过程中，羲和、常羲两女神，由日、月的母亲，变为黄帝手下



明万历刻本《山海经》插图“夸父逐日”

主管占日、占月的两个男性官员。《世本》说，黄帝为了制定历法，让“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常仪就是常羲，占月就是观测月亮的晦朔弦望的周期。再继续演化，羲和由黄帝手下一人，变化为尧手下司天文历法的羲氏、和氏二人或羲氏、和氏及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六人（《尚书·尧典》）。

在力抗自然的过程中，人们还创造了“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的神话。《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夸父逐日”说的是：夸父与太阳赛跑，一直追赶到太阳落山的地方。他力竭口渴，便到黄河、渭水边喝水，黄河、渭水的水不够，就又到北方的大湖去喝。结果还没到达目的地，他就渴死在半路。他丢弃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惊心动魄的“与太阳赛跑”，其结局相当悲壮。《淮南子·本经训》以及其他相关文献所记“后羿射日”故事说的是：上古时候，帝俊与羲和所生的十个太阳本来每天一个坐着羲和驾馭的六龙车，轮流出来，给大地以光和热。可是有